

眼睛：穆旦诗歌中的灵魂之窗

李金燕¹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穆旦诗歌中的眼睛意象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民众的眼睛，第二类是屈服者的眼睛，第三类是权力者的眼睛。民众的眼睛又分为两种：一是战争中死亡者的眼睛，这些眼睛往往被历史所遗忘；二是受社会中无形的文化所蒙蔽的眼睛，它们是活着的“死亡者”。屈服者的眼睛亦有不同，首先，是清醒的屈服者的眼睛，它们无奈地背叛真实的自我；其次，是谄媚的屈服者的眼睛，这些眼睛无意识地被奴役。权力者的眼睛，世界在它的眼光的“凝视”下，“光明”吞噬了黑暗。通过综合与多层次的分析可见眼睛在穆旦诗歌中具有多种艺术意义，它们是表现人的精神的灵魂之窗，穆旦通过它们透视和批判现实世界。

【关键词】：穆旦 诗歌 眼睛 意象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 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8)05-0023-07

眼睛是人类灵魂的窗户，它能够传达人们内心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和隐秘的精神世界；艺术创作也是如此，如顾恺之所言，“传形写影，都在阿睹之中”，“阿睹”所指便是眼睛。文有“文眼”，戏有“戏眼”，诗有“诗眼”，艺术家正是通过独特的“眼睛”来反映和观察世界的。小说创作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1]鲁迅在《祝福》中就传神地刻画了祥林嫂三个不同时期的眼睛，准确地反映她不同人生阶段的悲惨遭遇和精神状态；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正是围绕李尔王“眼睛”的痛失以及失而复得，来展开这部伟大的悲剧的叙述的，让读者通过“眼睛”了解人物内心情感和命运的变化；^[2]而顾城的《一代人》表达自己在“黑夜”中获得黑色的“眼睛”，诗人凭这双“眼睛”洞察世界，探索真理。^[3]穆旦诗歌的“眼睛”也是诗人笔下频繁出现的意象。本文通过对穆旦诗歌中的“眼睛”意象进行整体归类和细致的分析，解读了不同“眼睛”背后复杂的人性、个体的精神状态及影射的社会状况，分析各类“眼睛”蕴含着诗人不同的情感态度，从而接近诗人创作的心境。

一、眼睛：悲苦无奈的象征

在穆旦诗歌的“眼睛”意象中，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无名民众的眼睛。这些无辜的“眼睛”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被“遗忘”的死亡者的“眼睛”；另一类是受欺骗者的“眼睛”。

首先，是被“遗忘”的“眼睛”。这是在战争或“灾难”中被夺去生命的人们的眼睛，在诗人笔下，这些“眼睛”是一个个“冤屈”的灵魂，他们死不瞑目，睁大眼睛注视着存活者，渴望获得再次的生存与理解。不幸的是，无数牺牲者的“眼睛”却被“历史”遮盖，被人们淡忘。抗战时期，穆旦在大学已有稳定的教职，但他却放弃安稳的生活，肩负起责任，志愿参加缅甸远征军。据战后盟军公布的资料，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总兵力为10万人，伤亡6万多人，其中5万人死于胡康河谷。战争惨败，可“统治者的历史逻辑却是胜利的，由于中国当局严密封锁了缅甸战败的消息，因此国内民众仍然被蒙在鼓里，报纸天天都在报道记者发自前线的胜利消息。”^[4]穆旦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一诗中就揭示了如此严酷的场面：

¹**作者简介：**李金燕(1989-)，女，广东揭阳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2018-07-13 11:34:36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80712.1645.022.html>

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

死去了世间的声音。

.....

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

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

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

它轻轻跟随。

.....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5]

战争的无情和残酷考验着诗人，最终，他以顽强的意志逃脱了死亡的魔掌，从地狱中生还。但是，那不计其数的士兵不甘死去的“眼睛”让诗人不能也无法忘怀。它们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注视着他，令他恐惧与不安。后来他用颤抖的笔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还原的历史真相，这些诗句中没有虚假的崇高和伟大的歌颂，而是对生命的哀悼，对无情的“大地”的清醒认识和对被装扮的“历史”的责难。正如他在《神魔之争》中悲叹：“那给我们带来光亮的眼睛还要向着地面的灰尘固定……你的死亡，也没有血迹，为你是/留存在每一个人的微笑中。”^[5]这些“没有血迹”的死者，同样是被人们遗忘的“眼睛”；而在《他们死去了》中，诗人感慨：“可怜的人们！/他们死去了，我们却活到了春天。/他们躺在苏醒的泥土下面，茫然的，毫无感觉，而我们有温暖的血，明亮的眼睛……他们为无忧的上帝死去了，/他们死在那被遗忘的腐烂之中。”^[5]可见，诗人书写卑微的生命被“历史”年轮碾压在泥土之下，饱含着他对历史满腔的激愤和对残酷现实的批判。

穆旦不但悼念那些没有留下“声音”便悄然消逝的“眼睛”，而且还揭示民众受黑暗权力的“手”所遮蔽的“眼睛”。如诗人从它们的视界中看到自己生存在一个像黑夜般的“国度”：

万能的手，一只手里的沉默

谋杀了我们所有的声音。

一万只粗壮的手举起来

可以谋害一双孤零的眼睛，

既然眼睛旋起像黑夜的雾，

我们从哪里走进这个国度？^{[5]265}

民众迷失在阴暗幽闭的国度里，他们精神处于朦胧的状态，既看不清自己的身份，也看见过往的历史。这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翻查历史，发现“这历史是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6]。历史不断地重复，“仁义道德”是历史永恒之子——穆旦同样看到“土地”上人们的茫然，他们的“眼睛”受到社会文化无形的“手”所遮蔽，不能看清自己的命运。又如他在《漫漫长夜》中说，“那些淫荡的游梦人，庄严的/幽灵，拖着僵尸在街上走的，/伏在女人耳边诉说着热情的/怀疑分子，冷血的悲观论者，/和臭虫似的，在饭店，商行，/剧院，汽车间爬行的吸血动物，/这些我都看见了不能忍受。”^{[5]208}诗人洞察那片“混乱的黑夜”，眼睁睁看着“无数人活着，死了”，既没有眼泪也没有声息。

穆旦可以清晰地看到被战争所摧残和被历史固有文化所“谋害”的“眼睛”。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有温度的诗人。他对时代充满激情的介入，使他能够借用被谋害者的“眼睛”洞察蓬勃、激昂的“大地”背后残酷和阴暗的一面，并且他与鲁迅一样敢于用真实文字揭开虚假的文化给人们看。如他在诗中告诫人们，所谓的胜利只不过是一座“荣耀的石像”（《胜利》，1947），现实中所谓“真、善、美”和“理想的探求”可能是“一副毒剂”（《夜晚的告别》，1947），他看到在“文明的社会中”，人们生活在“可怕的梦魇里，一切不真实”（《诗》，1976）；同时，也由于他对身边平凡低微的生命饱含着同情和尊重。他说，“我的邻居都是一些被称为‘粗野’的人，有些早上五时就出去工作，晚上七点钟才回到屋子里：吃、喝、赌，或者打架。他们是被文化所遗弃的，是为社会吐出的渣液。但我却在他们身上看出了真纯的人性来；我和他们混在一起，我看到许许多多感人的事情，那是诗人不得不掉眼泪的。”^{[7]52}只有怀着一颗对民众深沉关爱之心的诗人，才能在诗中“描摹”如此真切的“眼睛”，谱写如此悲痛的诗句。

二、眼睛：屈服绝望的呈现

穆旦诗中常出现的第二种“眼睛”是屈服者的“眼睛”，它同样包括两类：第一是清醒的屈服者的眼睛；第二是谄媚的屈服者的眼睛。首先，清醒的“屈服者”的“眼睛”。它们忍受着清醒的痛苦，意识到自己的失败，他们像乞讨者一样，向“神圣”的权威低头，获得“怜悯”和“赏赐”。在生活中，他们时常感到空虚和茫然，可是，忍耐与等待使他们痛苦的灵魂获得安息，让他们骚动不安的内心得到平衡。而他们明亮而锐气的“眼睛”随着岁月的流逝也逐渐变得黯淡无光。例如，《线上》那双空洞而“无神”的眼：

人们说这是他所选择的，

自然的赐与太多太危险，

他捞起一支笔或是电话机，

八小时躲开阳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啬里，要找到安全，

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

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

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

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

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

在摆着无数方向的原野上，

这时候，他一身担当过的事情

碾过他，却只碾出了一条细线。^[5]

齐泽克认为，“违心地阿谀君主”就变成了一种伦理行为：通过发出否定我们内心信念的空洞语句，我们使自己屈从于对我们自恋性的动态平衡的强制瓦解，我们完全“外化”了自己——我们勇敢地放弃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事物，我们的“荣誉感”，我们的道德一致性，我们的自尊。阿谀使我们断然放弃了我们的“人格”；遗留下来的知识主体的空洞形式——作为这个空洞形式的主体^[8]。可见，清醒的“屈服者”背叛了内心真正的道德立场，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与尊严，沦为“被统治者”，受权威奴役和规训，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为代表。虽然他们获得了金钱和生存，却失去选择与勇气。懦弱使他们屈服，原本充满活力的生命被抽空，丧失同邪恶和野蛮的社会作斗争的能力，成为历史的“丑角”。这也是艾略特的《丁·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普鲁弗洛克对怯弱的自我进行质疑的声音：“不，我并非哈姆雷特王子，当也当不成，/我只是个侍从爵士，能逢场作戏/能为一件事捧场，或为王子出主意/就够好了；无非是顺手的工具，/服服帖帖，巴不得有点用途，/细致，周详，处处小心翼翼，/满口高谈阔论，但有点愚鲁；/有时候，老实说，显得近乎可笑，/有时候，几乎是个丑角。”^[9]但这只是穆旦在诗歌中想表达的一个层面的思想，更深层的是他对人类普遍悲剧性命运的思考和对自己生存困境及人生价值的审视。

诗人看到“屈服者”无神的眼睛中蕴含着许多悲哀与无奈。他们“八小时躲开阳光和泥土，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结果，一辈子担当过的事情“却只碾出了一条细线”。诗人意识到个体生命在茫然的“无数方向的原野上”，犹如一粒尘埃被残酷的现实碾压，只留下斑斑点点的痕迹。“屈服者”不得不从事八小时无意义的劳作，而且被迫与“阳光”和“泥土”隔绝。“阳光”和“泥土”意象在诗中具有特殊的隐喻意义。“阳光”是人的生命和世界光明的源泉，没有了它，生命将没有活力，生活将一片漆黑，隐含着诗人对追求真理的热切心情；而“泥土”这一意象在中西造人神话中，成为创物主造人的材料，尤其“在中国神话中，人类由泥土构成，其生命与灵魂都存在于泥土之中”^[10]。由此可见，“屈服者”为了生存，他们被迫与“阳光”和“泥土”隔离，这隐含着个体被剥夺了追求真相的权利，丧失了灵魂和生命力，也就意味着个体失去了应有的创造力。但是，在人们看来，这似乎是“屈服者”自愿选择的工作。可他们却意识到接受这“自然的赐予”的职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本真的自我。他们为了“在人世的吝啬里，要找到安全”，不得不“捞起一支笔或是电话机”，日复一日地操劳无意义的工作。他们敏感纤细的神经被“麻醉”，曾经“痛苦的头脑”渐渐变得“安分”了，犹如一根将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维持着渺小的自我。他们的悲惨命运犹如鲁迅《狂人日记》中去某地候补的狂人及《孤独者》中的“求乞者”魏连殳。魏连殳每天吐着清醒的“血丝”，敷衍地、挣扎着生存，但是他发誓自己偏要为不愿意自己活下去的人而活下去。如有学者曾指出，像魏连殳对社会黑暗的这种愤怒和悲哀感受，我们也许能够在现代小说中找到一些类似的情形。例如，在卡夫卡、海勒、萨特的笔下，都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中被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扭成畸形的灵魂挣扎。^[11]穆旦在诗中也同样展示了“屈服者”的“眼睛”，它们无法逃脱社会无形的权力

规训网的悲剧，诗人剖析了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虚无与荒诞的命运。同时，诗中对人类所遭受的这种艰难处境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投射了诗人对自身所面对的生存困境的思考。他真诚与敏锐的灵魂在现实中被扭曲，渴望发声的欲望受到抑制。他被社会无形的网套束缚着，外在压制力与诗人的本我互相撕扯，让他的内心时刻处于矛盾、痛苦的挣扎之中，对人生充满虚无之感。

在穆旦的诗歌中，与上述“失败”的屈服者的“眼睛”相对应的是“成功”的谄媚者的“眼睛”。它们是诗人在《绅士和淑女》中所描述的无数向绅士和淑女“致敬”的“眼睛”：

绅士和淑女，绅士和淑女，

走着高贵的脚步，有着轻松愉快的

谈吐，在家里教客人舒服，

或者出门，弄脏一尘不染的服装，

回来再洗洗修洁的皮肤。

绅士和淑女永远活在柔软的椅子上，

或者运动他们的双腿，摆动他们美丽的

臀部，像柳叶一样的飞翔；

不像你和我，每天想着想着就发愁，

见不得人，到了体面的地方就害羞！

哪能人比人，一条一条扬长的大街，

看我们这边或那边，躲闪又慌张，

汽车一停：多少眼睛向你们致敬，

高楼，灯火，酒肉：都欢迎呀，欢迎！

诸先生决定，会商，发起，主办，

夫人和小姐，你们来了也都是无限荣幸，

只等音乐奏起，谈话就可以停顿；

而我们在各自的黑角落等着，那不见的一群。^{[5]279}

诗中“绅士淑女”隐喻社会中拥有金钱、地位和权力的上层阶级，他们不但有着“高贵的脚步”“轻松愉快的谈吐”，而且永远“活在柔软的椅子上”。他们的“汽车一停”，就有无数的谄媚者“眼睛”向他们“致敬”，城市的“高楼”向他们敞开，“灯火”为他们点燃，先生、夫人和小姐热烈地“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些谄媚者的“眼睛”与上文“屈服者”的“眼睛”的不同之处在于：“屈服者”的“眼睛”虽然“失败了”，却能够穿透幽暗的历史与现实，洞察社会真相，并且看清自己的选择与屈辱；而谄媚者的“眼睛”虽然扮演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他们“就任”要职、“办工厂”，是社会的得意者，在所有普通民众之上，但却“失明”了。他们既看不到无意识中被常规的力量所捕获，也看不见躲在“黑角落”处那些社会边缘人“你我”“我们”的愁苦。他们冷漠而残酷的心不断向权力者献媚，被扼杀了本真的生命力。可见，诗人在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中向权威屈服的两种表面相似而实质完全不同的“眼睛”。他在诗中揭露了这两种“眼睛”受到外界强力的压制，是这无形的力量让他们弯腰曲背，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它的“奴隶”。

三、眼睛：丑恶虚伪的揭露

在生活舞台上总有一些“演说家”慷慨激昂地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看法，他们或不满，或赞美，或悲叹，或欢笑，但是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言行都被暗处隐藏着的“眼睛”所凝视——这是穆旦笔下的权力者的眼睛：

慷慨陈词，愤怒，赞美和欢笑

是暗处的眼睛早期待的表演，

只看按照这出戏的人物表，

演员如何配置精彩的情感。

终至台上下已习惯这种伪装，

而对天真和赤裸反倒奇怪：

怎么会有不和谐的音响？

快把这削平，掩饰，造作，修改。

为反常的效果而费尽心机，

每一个形式都要求光洁，完美；

“这就是生活”，但违反自然的规律，

尽管演员已狡猾得毫不狡猾，

却不知背弃了多少黄金的心

而到处只看见赝币在流通，

它买到的不是珍贵的共鸣

而是热烈鼓掌下的无动于衷。^[5]

可见，权力者眼睛的“凝视”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在整个社会中，操控着“演说家”的言说方式，从而控制“听者”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因为“凝视，永远是权力化的视觉模式。……凝视就是监视，对可见的实现目光的监视，对不可见的采取空间化或其他感觉的可见性实现监视。……监视是权力实现的手段，军营、学校、工厂、医院，都有一个监视的中心点，它‘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物会聚点，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12]。历史和现实的“舞台”上，“导演”安排、设置特定的人或物扮演“戏剧”的主要角色，权力者在暗处用规训化的眼光审察“演员”的表情、动作是否整齐划一，符合统一化的标准。演员被权力者的眼睛所“凝视”，同时，他们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成为观众目光的聚焦中心。但舞台的“亮光”是虚假的，正如穆旦在《X光》中所说，“太阳是昨夜的光明的实体，我们朝着它歌唱又舞蹈。……而光明是人们的想象，光明不存在”，这只需要人们“想想中国饥饿的人群”和“不断流血的革命”^{[5]206}。

既然舞台上的“亮光”是虚幻的，因此，人们所看见的表演也是不真切的。“舞台上”虚幻的表演遮蔽了人们的眼睛，使“台上上下已习惯这种伪装”。人们习惯舞台上的光明、虚假的表演，看不见黑暗。恰如诗人在《X光》中提到，只有“探海灯似的X光线”能够“穿过一切实体而放射”，它能够使光明的“太阳沉进海波里”，让黑暗而真实的一切浮出水面^{[5]206}。但这能够穿透“舞台”上虚假的光明，并且赤裸裸地表达真实“声音”的“X光”是违逆“导演”所制定的规则的，是他们竭力打击和消灭的对象。他们说，“怎么会有不和谐的音响？快把这削平，掩饰，造作，修改。”这“违反自然的规律”的强力“为反常的效果而费尽心机，每一个形式都要求光洁，完美”，其目的是让人们对舞台上十全十美、鼓舞人心的表演惊叹和臣服。

可见，生活“舞台”上沉睡或清醒的“表演者”，“舞台”下做梦或醒着的“看客”都被舞台“暗处”权力化的眼光所“凝视”，他们被迫或无意地服从驯化的标准。萨特指出，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为取悦于人，凝视客体会在自我审视中竭力符合观者的标准，即内化他人的凝视，从而背叛自己的真实意愿，导致自我异化，丧失主体性。^[13]因此，诗人说：“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5]324}他看到个人在舞台中所扮演的虚假的角色，一生所反叛的命运，终究还是“跳不出来”，内心充满虚无。“世界不过是人类的大赌场，朋友/好好的立住你的脚跟吧，什么都别想，/那么你会看到一片欺狂和愚痴，一个平常的把戏，/但这却尽够要弄你半辈子。/或许一生都跳不出这里。”^{[5]173}这也是上文所提到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悲剧性命运和诗人内心的矛盾与虚无的体现。

但是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消沉。首先，他在诗歌中撕开“舞台”上虚假的面具。他揭示了灯光璀璨的历史和生活“舞台”上，“演员”们“狡猾”的表演并不能真正得到所有人“珍贵的共鸣”；也展示了舞台下部分清醒者对“热烈鼓掌下的无动于衷”；同时揭露了“赝币在流通”的黑暗现实。其次，他把外界强大的压迫力转化为内在自我的道德审判。不但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而且对自己的实践重新进行价值评估：对曾经追求的“光明”世界产生质疑。正如诗人在《问》中直面自己真实的内心，“唾弃”自己过去追求的“天堂”。他说：“我冲出黑暗走上光明的长廊，/而不知长廊的尽头仍是黑暗；/我曾诅咒黑暗，歌颂它的一线光，/但现在，黑暗却受到光明的礼赞：/心啊，你可要追求天堂？”^{[5]351}他看到社会中“光明”力量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光明世界的到来。光明的表象下是黑暗的实体，光明诱惑人们对它顶礼膜拜。诗人的理性而清醒，使他不断地拷问自我和质疑外部世界。他悲叹自己曾和无数人一同艰难地跋涉，穿越生死，从地狱到达“理想”的殿堂，但最终发现，“不幸的是：我们活到了睁开眼睛，/却看见收获的希望竟是如此卑贱”^{[5]351}。诗人清晰地洞察到崇高的光明和美好的希望被强力所扭曲，成为他们达成“卑贱”阴谋的手段。再次，他竭力反叛暗处“眼睛”训化的监视，继续追逐孤独的黑暗。在光明的世界中，他看到战争的残酷，社会文明的颓败，虽然自己的心灵饱受嘲讽和诽谤的痛苦，可仍然勇敢地面对可恶、虚伪、凶狠的敌人，永远守护内心那片幸福的“地”，向着寒冷的、人烟稀少的地方走去。他在《阻滞的路》中说，“孩子我要沿着你们望去的方向退回/虽然我已鉴定不少异地的古玩：为我憎恶的，狡猾，狠毒，虚伪，什么都有/这些是应付敌人的必需勇敢，……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闪了着幸福的光，/我是永远的地，被世间冲向寒凛的地方”^[5]；同时，他对未来怀抱一丝希望，渴望奇迹的出现，期待有一股新的力量打破虚假的现实，正如他在《隐现》中祈求，“在黑暗的孤独里有一线微光/这一线微光使我们留恋黑暗/这一线微光给我们幻象的骚扰/在黎明确

定我们的虚无以前/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5]236}可见,诗人的灵魂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沉痛的反思,他所追求的未来已经不再是一个“阳光”普照的“理想”的世界,而是理智地追寻可能的自由。他希望有一天在阴霾笼罩的“大地”上空能够打开一道细微的裂缝,透出一线微光,给那些依然孤独地行走在冰冷土地上的偏见者和执拗者一点精神的慰藉。

四、结语

穆旦对土地有博大而深厚的情感,一颗赤诚的心经历了屈辱的牺牲和精神分裂的痛苦,仍一直保持着诗人高傲的自尊、深沉的社会反思和真诚的自我剖析。他说,文艺工作如不对社会发表意见,不能解剖和透视,那就是失职。^{[7]176}穆旦诗歌与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是超越时空的。他的诗歌反映了时代的影子,但又超越所处的时代。他强调诗歌既要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气息,描写富有时代特殊意义的内容,但又不能受时代题材的时间局限。因此,他认为创作者应当与时代保持适当的距离,跳出社会的条条框框,避免成为时代的“传声筒”;作家如果要写出有血有肉的文字,在创作时就应当有“没有别人在旁边看着的感觉”^{[7]207}。正因为穆旦在创作时能够反叛外界的“监视”,坚持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才能在诗歌中表达真挚的情感,才可以在荒芜的旷野里,为“窥见了美丽的真理”而竭力呼喊:他为底层民众被遗忘的“眼睛”鸣不平,为屈服者被扭曲化的“眼睛”而悲愤,同时,也谴责权力者暗处的“眼睛”对人们无情的操纵。而今天我们阅读穆旦的诗歌,仍然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些“眼睛”无处不在,它们紧紧地包围着我们,使我们透不过气来。它们是无数“死去”的魂灵,它们是永恒“活着”的恶魔,这些“眼睛”令人哀叹,也使人不寒而栗。

参考文献:

- [1]鲁迅.南腔北调集[M]//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7.
- [2]杨娜.透过“眼睛”所看到的悲剧——浅析《李尔王》中的“眼睛”意象[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5):18-20.
- [3]褚国香.迷失在黑夜中的黑眼睛——探析顾城诗歌中的黑色意象[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34(3):119-121,125.
- [4]易彬.穆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7-158.
- [5]穆旦.穆旦诗文集:1[M].增订版.李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6]鲁迅.呐喊[M]//鲁迅全集: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7.
- [7]穆旦.穆旦诗文集:2[M].增订版.李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8]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89.
- [9]T·S 艾略特.T·S 艾略特诗选[M].紫芹,选编.查良铮,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8-9.
- [10]龚向玲.泥土与石头:中西造人神话意象比较[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3):51-54.
- [11]殷国明.论鲁迅小说的艺术创新[J].学术研究,1986(4):92-100.
- [12]朱晓兰.“凝视”理论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39-41.

[13] 胡博. 凝视的牺牲品[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3.